

从本土到海外的传播

吴奎信

潮州歌册除流传潮汕地区之外，还向周边和海外传播。如梅州市的丰顺、大埔县，汕尾市的陆丰县、海丰县，福建省的诏安县、云霄县，都有潮州歌册流传。

梅州市是客家地区，即客家方言区，潮州歌册能在该方言区域内的丰顺县、大埔县流传，有其客观原因。丰顺县与揭阳接壤，在明、清以至民国与潮汕是同一州府的辖区。该县并不是纯客家方言区，有五分之一的居民说潮汕话。汤坑、隍两镇几乎以说潮汕话为主，说客家的居民大都会说潮汕话。风俗习惯也有较多与潮汕地区相同，因此潮州歌册能在该县流传。大埔县在饶平县的北面，历史上也曾隶属潮州府统辖，大埔居民与饶平居民长期有通婚关系，商业往来也较密切。大埔县基本属纯客家方言区，但古野乡的蒲田说潮汕话，光德镇的九社则说漳州话。该县与饶平接壤处的部分居民，也会说或听潮州话，这为潮州歌册的流传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汕尾市的海丰县、陆丰县在民国时期至解放以来不断的区域变动中，曾多次与潮汕各县划为同一辖区。这两个县的语言情况比较复杂，有说福佬话、客家话、粤语等几种语言，但以说福佬话为主（占八九成）。海、陆丰福佬话与潮州话同属闽南语系，虽然某些字、词的语音与声调有所不同，但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沟通，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，他们听唱潮州歌册是不成问题的。

福建的诏安县和云霄县与饶平县毗邻，地理位置在闽南，潮汕话属于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。据有关专家考证，魏晋六朝至隋，闽语流行潮汕：唐至五代潮语与闽南语没有大差异。宋以后至元明，由于战乱与大量中原人落籍潮汕，潮汕方言形成了独立的次方言，虽然仍保留闽南语的不少特点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难以与闽南话沟通。不过诏安和云霄虽通行闽南话，居民却有很多会说潮州话。这两个县都有潮剧团，

除在当地上演外，时至今日，还经常来潮汕乡镇演出，潮州歌册在这两个县流传，其实也不足为怪。

值得称道的是潮州歌册随着潮人移居海外而广泛流传至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柬埔寨、越南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。汕头开埠以后，由于航路的畅通和潮人在海外商贸活动的拓展，向东南亚移民开始形成高潮。潮侨经历了艰苦创业之后，事业已在不断发展。潮汕妇女随丈夫、儿子出洋的越来越多，潮州歌册随着她们的足迹，也流传到海外，并在华侨妇女中传唱，其中最突出的是泰国。泰国有潮人近 500 万人，是海外潮人最多的国家。泰国也是潮州歌册在海外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国家，潮州歌册不仅在潮人妇女中传唱，还吸引了泰族懂潮语的妇女前来听歌。据翁绍裘先生(原侨居泰国，现移居美国，为美国旧金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负责人)介绍，他的母亲从潮赴泰时，“把一叠叠、一束束的歌册带到曼谷去，每当闲暇或傍晚乘凉时，总会拿出来朗诵，随即引来了左邻右舍的阿姆、阿婶，还有会听‘唐话’的暹罗妇女呢。她们为什么兴致勃勃呢?原来歌册的朗诵是比说故事更吸引人的，因为既具有戏曲的内容，而声调的动人更能引人入胜，许多歌册还具有历史(野史)的成分呢。”(翁绍裘《潮汕文化对外交流的特征和影响》，《潮学研究》第六期)。

潮汕文化随着潮人的飘洋过海而向海外传播，潮汕妇女在异国他邦传唱歌册就是一例。她们通过传唱歌册，弥补了远离故土家园的空虚，寄托了对家乡亲人的情思，丰富了生活情趣。但仅凭出洋带去的有限的歌册，远难于满足她们的传唱需要，因此有的歌册印制商就设法把歌册运到海外销售。如“在抗战前，李万利一度在泰国曼谷与人合资开设出售潮州歌册的商店，前后十多年。向来泰国华侨，潮籍最多，其中妇女也像在家乡一样，喜爱听潮州歌册，一直流传下来。”(石遇瑞《潮州歌册及其刻印书铺概况》，《潮州文史资料》第 17 辑)泰国华语有线广播电台还根据潮籍妇女嗜听潮州歌册的情趣，特意物色了几名潮籍中青年妇女，作为歌册主唱人，每天安排四场，由这几人主唱，播送朗唱潮

州歌册专题节目：上午 8 时至 9 时，由吴佩英女士主唱；下午 5 时至 5 时半，由陈茵女士主唱；晚上 7 时至 7 时半，由陈频秋小姐主唱；晚九时至 9 时半，再由吴佩英女士主唱。华语电台“丽的呼声”创办第二年就开播潮州歌册，共维持了 29 年的营业，仅吴佩英女士在连续 28 年中，播唱的歌册就在 100 部以上。该电台停业以后，几位歌手播唱歌册的录音带，仍广泛在泰国的华侨及华人中流传。

据有关介绍，泰国的潮籍妇女原本就热衷听歌册，加上歌手们高超的朗唱技艺：声音清润，感情投入，有血有泪，更加吸引了广大听众，平均每日收听者不下 10 万人。歌手们在长时间的歌册朗唱中，熟谙歌册写作技法，激发了创作感情，还动手编写歌册，如吴佩英女士先后编写了歌册《古井重波》、《思君》、《后母》、《因果报应》、《慈父逆女》等 5 篇，并在妇女中传唱。

潮汕本土的歌册在“破四旧”和“文革”中被抄毁殆尽，倒是泰国潮州会馆与潮侨家中，至今仍保存大量的潮州歌册。